

01 鹹酸甜

游淑靜

人攏叫阮阿爸「鹹酸甜的」，因為伊較早捌佇商展咧賣鹹酸甜。

阿爸是彰化人，細漢厝裡散赤，無通予伊去讀冊，所以大漢干焦會當做一寡粗重的工課。閣因為袂曉好好仔照顧家己，七少年、八少年就帶瘳响。結婚了後，就搬去較燒熱的屏東，阿母後頭厝遐蹓。

阿爸為著某困，人生閣加一味心酸的味。來到屏東，阿爸逐工去外口四界楚，那楚那看有啥物生理通做。伊頭殼誠好，落尾共阿母講：「無，來賣咱彰化八卦山出名的鹹酸甜好矣！」拄開始干焦暗時去排商展爾爾，等兩個小弟出世，閣想欲買一間家己的厝。伊就拚勢做，透早擔擔佇菜市仔喝賣，中晝轉來食飯。歇一睏仔，下晡就閣割果子咧賣，欲暗仔轉來暗頓食煞，隨閣拚去商展賣鹹酸甜。按呢從來從去，毋捌聽伊咧喝忝。若商展拄好排到阮庄，我會綴去共鬥賣。歇寒、歇熱的時，就逐工綴伊去別庄。因為有去鬥賣，閣較了解伊心內的酸佻苦。

阿爸頂真閣實在，貨攏愛親身去看過才會放心，所以年節時仔，伊攏騎 oo-tóo-bái 轉去彰化，順繼去看貨，才拜託頭家共貨寄落來。阿爸講生理愛做信用的，因為按呢，

人客足濟，嘛才有法度共阮這陣困仔對一蕊紅紅晟甲大人。阿爸的愛，若像共伊性命的鹹味、酸味，變做甜味，傳予困兒序細。

毋過嘛因為日也做、暝也操，原本虛荏的身體就愈害矣。會記得我國中的時，佇房間讀冊，定定會聽著阿爸倒佇隔壁間的眠床頂哼哼喘，彼陣我心肝頭規个綴咧酸，喙嘛定定無細膩去舐著目屎的鹹味。

好佳哉，天公疼戇人，後來人共報講，運動對身體真好，伊就開始逐工足骨力運動。親像行路、跔山佻練氣功，閣會去阮遐的涼山水沖泗水閣沖身軀。就按呢，伊的身體就杳杳仔好起來矣！這馬伊已經七十外仔外矣，猶是逐工佻阿母去山頂行路。阿爸講會當度過瘳响，會當陪阮大漢，看著困孫成人，就是一種福氣。以前的鹹味、酸味算啥物，早就成做人生正港的甜味囉。

03 學駛車

郭聿恩¹

細漢的時，若是有人問我：「你大漢想欲做啥？」我一定應講：「駛車！」因為從細漢我就聽阿母不時咧哼講：「早知阮喙齒根咬咧嘛愛學駛車。」若拄著透風落雨或者是欲走遠途，阿母攏愛三姑情、四拜託，叫阿爸共載，予我佇邊仔攏感覺會曉駛車的人，誠實足奢颯的，所以我才將駛車當做大漢了後第一項想欲做的代誌。

舊年大學拄考煞，逐日佇厝閒仙仙，阿爸看我遐爾懶屍，就替我報名去學駛車。第一工去駕駛訓練中心坐踎教練的邊仔，我一手扞 hǎn-tóo-luh，另外一手等欲拍速。教練看著我這個範勢，就問講：「你敢第一見駛車？」我誠臭屁共應講：「當然毋是！逐暝做眠夢，我早就毋知駛過幾擺去矣！」教練叫是我咧和伊練瘡話，隨激一个面腔予我食膨餅，我喙緊窒咧，恬恬仔認真學駛車，毋敢閣假瘡。

會記得第一擺去道路駕駛的時，我緊張甲雙手汗一直趟出來，規身軀必必掣。教練佇邊仔共我安搭講：「驚驚袂著等！有我佇咧做你安啦！」頭起先我猶誠細膩，油門毋敢催傷雄，拄著青紅燈閣會注意四箍輾轉駛來的車。後來愈駛膽愈在，速度就愈來愈緊。想袂到雄雄有一隻狗仔對路邊從出來，險險仔就予我的車軋著。好佳哉！教練即時

共擋仔踏牢咧，彼條無辜的性命才無去予我買去。教練事後對我講：「駛車無撇步，凡事愛細膩。細膩無蝕本，安全排第一。」

欲考駕照進前，阿爸逐工載我去較無人行踏的停車場練駛車，順繼教我考試愛注意的鉅角。因為有阿爸的加持，我一改就考過矣，順利提著駕駛執照。自從我有駕照了後，逐日載阿母出門就變做我的工課。阿母拄開始坐我的車閣會膽膽，雙手一定會共門邊的手扞仔拎牢牢。後來慣勢了後，連我駛佇高速公路伊嘛有法度盹龜。

阿母定定講：「阮後生大漢矣！會曉疼阿母矣！」阿爸若聽著阿母按呢講，就會吐大氣兼幌頭講：「船過水無痕，看起來恁老母已經袂記得早前攏是啥人咧疼伊囉？」

¹郭聿(Üt)恩

07 阿母的愛心

李燕樵

出外已經三十外冬囉，自我做查某囡仔到今，已經是五十捅歲的人矣。毋管我幾歲，阿母變甲有佻老，每一擺轉去厝裡，伊擺會輕聲細說問我講：「我來煎卵予你食好無？」

阿母對我這個國中拄出業，猶未完全轉大人的囡仔就家己一個人，孤鳥插人群去臺北食頭路，趁錢閣兼讀冊，心肝底一直感覺毋甘，對我有虧欠，總是欲想辦法彌補。

彼是生活較艱苦的年代，查某人生困做月內才有通食著的料理。對一個做老母的人來講，就是疼惜查某囡上好的禮物。

先共鴨卵一粒一粒敲落去鼎底煎，繼落去囡幾塊仔桔餅抑是補血的龍眼乾肉，閣摻一屑仔糖，淋淡薄仔米酒小滾一下。起鼎進前才閣囡一寡仔九層塔佻味，就成做一路芳氣十足，好食閣好看的營養食食。

因為每一擺轉去擺無固定時間，阿母無法度共九層塔先攢便聽候，逐擺擺是佇阿母欲開始煎卵的時，我才行去隔壁阿嬪個的圍牆仔跤，揣濫佇雜草內底，彼攢細細攢仔閣毋成樣的九層塔。佇伊的身軀頂，捻幾葉仔新穎，翻頭趕緊洗洗咧就對鼎底掖落去，阿母彼出好食閣芳氣十足的

愛心料理就完成矣！

頂一擺佇阿嬪個兜的牆仔跤，仙揣嘛揣無九層塔的影子。雙手空空倒轉來，我共阿母唸講：「唉！挽無真無彩，好滋味就欠九層塔這一味。」阿母聽我按呢講就共我安慰講，食九層塔拍呢會有糗味，無摻嘛無要緊。

有一擺風颳過了後，我轉去巡巡看看咧，阿母又閣起鼎開始欲煎卵矣。伊叫我去灶跤後壁彼坵菜園仔挽九層塔，規攢發甲旺旺旺、青 ling-ling。阿母講，街仔阿姆個兜的花坵內底生幾若攢，想講你愛食九層塔，就共伊佻一樣轉來種，想袂到這馬會發甲遮好。

做風颳的時，透大風、做大水，菜園仔內一股一股的菜蔬毋是蔦脯脯，欲死盪幌，就是賭無半項。干焦賭彼攢九層塔，伊骨頭真硬插閣倚騰騰站佇邊仔角，一點仔都無礙著。

阮阿母的愛心，較強過風颳、硬過大水，一心一意養飼伊心愛的囡兒啊！